

日本國情講話

獨立出版社印行

354

緒言

學校爲應戰時之需要，設戰時問題講座；承學校當局之不棄，邀我來主講日本國情。我對日本問題，雖然沒有什麼深刻的研究，但平時確曾加以不斷之注意。現在恰逢這個抗戰的時候，要我來談日本問題，我認爲也非隨意日本問題的人，應有的義務，所以毫不猶豫的就答應了。

我對講演的内容，曾加了一番慎重的考慮。如果太浮泛了，大家儘管有報紙上的材料可看，小冊子可讀，再也用不着多此一舉；如果太艱澀了。不但時間不夠，而且要在講壇上面讀數字，也令大家感覺索然無味。於是折衷下來，擬定了一個大綱：有的時候會令大家高興；有的時候也會令大家枯燥。高興的時候，固然很好；枯燥的時候，還要請大家忍耐。

我擬定的大綱是：

一 日本之政治過程

1 研究日本問題之態度

2 日本之政治重心

3 日本政治簡史

4 有關的軍部與軍部的日本

二 日本之政治現勢

1 日本的政黨

2 日本的軍部

3 日本的社會

4 日本人的戰爭觀

5 日本人的國際觀

6 日本人的中國觀

三 日本之經濟現勢

1 日本資本主義之形態

2 日本的財政

3 日本的農業

4 日本的工業

5 日本的軍需資源

6 日本的國防

四 日本之難關及其將來

1 近衛組閣後之日本動向

2 戰爭爆發後之日本情形

3 最近之傾向

4 日本之前途

但是，還有兩點，須得向大家聲明的：

第一，本大綱所規定的問題，幾乎是把日本的問題，應有盡有的都列舉出來了。我的意思，是希望幫助大家，在很短的時間內，能對日本的各方面，有一個普遍的系統的認識。如果各位對某項問題有興趣，還希望隨性之所近，進一步去參攷專書。

第二，現在研究日本問題，其材料的來源，不如平時那末樣充分。有的是材料的本身不正確；有的是時過境遷，情形已發生變化。我們對這已有的材料，自然須加一番鑒別的工夫，不過也只能盡其力之所及，完成一個「可能的真」。如果一定要認爲這寫下的一切，是「絕對的真」，是「絲毫無誤」，那就大錯

言而轉錯了。

第一章 日本之政治過程

第一節 研究日本問題之態度

我們研究任何問題，都須先確定我們研究的態度。我們研究日本問題，所持的態度，就爲重要，所以我首先不能不說到態度問題。

第一，研究日本問題，我們要把牠當作中華民國國民的義務。

我時常這樣想：西方人太不知道東方，中國人又太不知道日本。

現在參加南京偽組織的外交部長陳籛，過去曾任駐法公使。在前年，巴黎某大雜誌，竟將他的照片登在封面，下面寫着，這是日本的天皇。前汪精衛先生被刺，巴黎各報，大登其消息，同時登出照片。但所登的照片，不是汪先生，而是王正廷。巴黎大學設有中國文學院，某教授講到孔明高臥隆中，自比管樂，他硬說管樂是樂器，後經中國同學起來糾正，說管仲是管仲，樂毅是樂毅，但這位教授，仍是強詞奪理，不能虛心接受，這一切的一切，都是西方人太不知道東方的證明。

當駐日公使汪榮寶調查萬寶山慘案歸來，曾對外交部長王正廷說明過日本的情形。隱隱約約也暗示過會有九一八那末樣事件的發生。但王以一笑置之，說：二十世紀，那裏會有那末樣的怪事。然而不出幾個月的光景，怪事真是有了。當犬養毅被殺，齋藤實組閣的時候，本是以元老的資格，作政黨與軍部的緩衝。但當時國內的輿論，都沒有看清這一點，甚至於吳稚暉先生還說，齋藤實的組閣，是日本法西斯的成功。這一切的一切，又都是中國人不知道日本的證明。

日本的出版界，對中國問題的研究，幾乎佔了半數。他們是不是真知道中國，自係另一問題，但他們確是對這個問題，付了相當的代價，盡了相當的努力。我們對日本呢？一部份人，根本不關心這個問

題；另一部份人，雖然關心，但仍以爲日本是值得研究的。那怕到抗戰以後，出版界雖然多了一些日本問題的點綴品，但人們對日本問題的觀念，仍然沒有什麼改變。像這樣下去，的是危險。

我覺得我們研究日本問題，並不能把牠當一門學問，以爲是講壇上的東西，自己不學這門學問，就可以不去理牠。實在說起來，我們每個人都有愛國救國的義務；我們先要知道日本，就是盡這個義務的起點。

第二，研究日本問題，絲毫不能有成見。

我們就普通情形說，研究問題，也有兩種態度：一種是哲學的態度；一種是科學的態度。前者重理想；後者重事實；前者問是非；後者問真偽。我們研究日本問題，所持的態度，當然是後者而不是前者。

研究問題與宣傳主義，又是不同的。宣傳主義，倒是可以憑主觀的說法，求感情的痛快；研究問題，就要還牠的本來面目。比如二加三等於五，這是客觀的真理，自己主觀上縱然不願意牠是五，也得說出五的答案來。我們研究日本問題也得如此。

我們研究日本，絕不能像王婆罵雞式的，列舉牠的缺點，就以爲得意。牠的優點，我們一樣不能隱飾，孔子說：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鮮矣，我們對日本問題，一定要嚴守這樣的教訓，辦到惡而知其美。

昔年我在南京主編日本評論時，曾草過一篇日本天皇論，在日本評論上發表，有人對我說：你爲什麼大歌頌日本的天皇？其實我並沒有歌頌日本天皇，因爲這位已經有成見，他看見了天皇這兩個字，就會聯想到打倒。他覺得我在那篇文章上沒有把日本天皇痛罵一頓，提出打倒日本天皇的口號，這是令他非常不滿足的。

我們研究日本問題，首先要去掉這些不科學的心理。

第二節 日本之政治重心

現代各國的政治重心，我想把牠分做三大類來講：一個是民主國家；一個是法西斯的國家；一個是蘇維埃的國家。

民主國家，我把牠叫做立法的獨裁。因為牠的政法重心在議會，議會的行動，真可以左右政治的命運。法西斯的國家，我把牠叫做行政的獨裁。因為義德都是反對議會主義的。他們覺得議會是嚼舌的機關，一定要把政治重心，移到內閣，移到行政首領的身上。蘇維埃的國家，我把牠叫做立法與行政合併的獨裁。因為列寧對於議會，對於選舉，並不根本否認，他所否認的，僅是掌握政權的資產階級。同時他又極力攻擊一方面議而不行，一方面行而不議的制度。所以蘇維埃，一方面是立法機關；另一方面，又是執行機關。他要使立法行政的機構，都包括於蘇維埃。

然則日本的政治重心，在什麼地方呢？在三者之中，是屬於那一種典型呢？

如果日本是那末極一個單純的國家，在三者之中，占一種典型，那末，牠的政治重心，就可以不言而喻。怎奈牠不是那末一回事。所以我們不得不費力來討論這個問題。

我們既然不能求之於各國的先例，就不能不求之於日本政治的實際。

第一個我們要問的，政治重心，是不是在天皇？其實不是。日本天皇，與其說是一個政治上的力量，還不如說是一個宗教上的信仰。日本的固有思想，只是神道主義。他們認為一切都是神；有所謂天地神，日月神，山川神，物神，人神等。人神分兩種：一種是死的人神，如享祀於東京靖國神社之忠臣烈士均是；一種是活的人神，如天皇是。他們把天皇奉之為神，所以天皇的大權，老是旁落於權臣之

手，而且日本民族制度，行之最久，他們把天皇又當做氏上的氏上，翻成中國話，就是：族長的族長，這又是一種倫理上的崇拜，所以日本天皇，是宗教的，倫理的，而不是政治的。至少也可以說宗教與倫理的屬性，多於政治的屬性。日本人談憲法，老是說，世界上的君主制。有虛實兩種。指英國爲虛君主制，指日本爲實君主制。儘管如此解釋，而天皇不負實際責任，不能作日本的政治重心，這種的事實，是無法否認的。

第二個我們要問的，政治重心，是不是在元老？其實也不是。日本有元老，這是個事實；而且每次內閣的改組，天皇必下問元老西園寺公望，這也是事實。但這只是一個習慣，而不是一個制度。並不是制度制定非要元老不可，不過習慣如此，恰恰有這末樣一個人，就這末樣辦罷了；元老又是臨時的，而不是永久的，就是元老死了以後，不一定就有繼承者。元老又只是迎合潮流的，而不是領導時勢的。元老只能就既成的事實，加以調整，事後想方法彌縫。他是追隨羣衆，不是領導羣衆；他是站在時代的後面，並不是站在時代的前面。比如齋藤實，高橋是清，都可算作是元老一級的人物，結果，仍是不容於軍人，被軍人殺害，這就是一個最好的例證。

第三個我們要問的，政治重心，是不是在政黨？其實更不是。日本政黨的發育，牠的歷史，本不大光明。在前一段，是藩閥的庇護；在後一段，是財閥的支持。所以日本政黨，老是藩閥與財閥的附庸。雖然當中經過不少開明政治家的奮鬥，但他們的力量，總嫌微薄，絕不能使日本政黨，在日本政治上，邁步前進。日本社會，還有這樣的一個傳說，謂世界上有三大怪物：一個是美國的暴力團；一個是中國的軍閥；此外一個，就是日本的政黨。他們以政黨爲怪物，從此就可以看出日本政黨，在日本站一個什麼地位。開明政治家，遠之如原敬，近之如濱口雄幸，犬養毅，都是以政黨總裁的資格而任首相，因不利於軍人，結果終不免做軍人槍頭下的犧牲者。所以日本的政治重心，絕不在政黨的身上。

第四個我們要問，政治重心，是不是在軍部？毫無疑問的答應：是的。日本在歷史上，就是重武輕文。日本之所謂士人，即指武士，絕不是中國的讀書人。明治維新的成功，又是藩閥的勳勞，所以明治以來，日本軍部的氣餒，不可一世，加以制定憲法時，伊藤博文輩，老是說，要採取西洋的長處，也要保守自己的歷史，在憲法上，仍保留天皇的大權。即與外國宣戰，媾和，訂條約等等，都是天皇的大權，天皇可以不經過議會的協贊而以緊急命令實行。於是軍部利用天皇的大權，就可以直接帷幄上奏，超內閣而獨立。在經濟方面，日本資本主義的形成，完全脫胎於「藩營事業」，後來各種事業，也莫不得力於政府扶持。所以資本家也擺不脫軍部的牽制。軍部握有軍權，在政治上在經濟上又有這樣重要的地位，所以他們的一顰一笑，可以左右日本的政局。謂日本之政治重心，寄託在軍部，這是千真萬確的。

第三節 日本政治簡史

我們要瞭解日本的現在，不能不追溯過去，簡單的說一說。我們知道了牠的過去，我們再看現在，纔發現其間的因果律，纔會相信日本之有現在，自非偶然。

日本從有史以來，到現在，是二千五百九十八年。到兩年以後，就是日本建國二千六百年的生日。下屆的世界運動會，就決定那一年在東京舉行。所以日本人很想在最近幾年以內，造出一個新的世界，到那一年在東京大事慶祝，熱鬧一番。

有的人，就根本懷疑到日本的歷史。因為日本前一千年的歷史，是很渺茫而不可靠的。不過日本人既是這樣說，我們也就這樣聽吧！

日本的歷史，以年代分爲：

上古

一三〇四年

中古	五四〇年	郡縣制	(上古一三〇四年)	封建委任政治	(百五十年)	王政	(建武中興，二年)	封建藩制政治	(百四十年)	武人割據政治	(百二十年)	封建屏藩政治	(即江戶幕府時代，最近世二六三年)	府藩縣三治	(四年)	郡縣制	(二十年)	君主立憲	(四十九年)	以實際執政權者沿革作標準，可列如下表：
近世	四一八年																			
最近世	二六三年																			
現代	七三年																			
以政體變遷沿革分爲：																				
族制自治政治																				
(大化改新後，參酌唐制，中古五四〇年)																				
(近世四一八年)																				
(現代七三年)																				
一、攝政關由(千五百二十八年——二千五百二十七年)五十二人。																				
一、源氏將軍(千八百五十二年——千八百七十九年)三人。																				
一、攝家皇族將軍(千八百八十六年——千九百九十三年)六人。																				

一、北條氏執權（千八百六十三年——千九百六十三年）十六人。
 一、足利氏將軍（千九百九十八年——二千二百三十三年）十三人。
 一、德川氏將軍（二千二百六十三年——二千五百二十七年）十五人。
 一、幕府大老（二千二百九十八年——二千五百二十七年）九人。
 一、太政大臣（千三百三十一年——二千五百四十五年）九十人。
 一、總理大臣（二千五百四十五年——二千五百九十八年）三十五人。
 我們把上面各表一看，就可以看出日本政治上簡單的經過。天皇雖是萬世一系，沒有什麼變更，而其間權臣弄政，五花八門，不一而足。而且在最近三十五個總理大臣中，從明治十八年十二月，即西歷一八八五年十二月，伊藤博文第一次組閣以來，歷代內閣，都爲代表藩閥的。一直到第十九次，原敬內閣，成立於大正七年即一九一八年，纔是單純代表政黨。從原敬以後，一直到昭和七年五月，即一九三二年五月止，這中間十多年，可謂政黨政治的黃金時代，到齋藤實繼高橋是清組閣之後，日本之政黨政治，所謂憲政常道，即走入歧途，在齋藤、岡田、廣田三內閣，雖然不是政黨內閣，但政黨還有代表參加。到林內閣，則拒絕政黨入閣。縱有政黨出身的人，也只是個人的資格，而不是政黨的黨員，甚至於林以欲入閣必須先脫黨爲條件。到最近近衛內閣，襲林內閣之後，一切沒有變更。也只有一二出身政黨的人，而沒有政黨的代表。這樣官僚的集團，所以爲軍部御用而不得有所自由行動。茲將日本歷代內閣列表如左：

代	內閣	僚	就職	年	月
第一	第一次伊藤博文	薩藩四長藩四士藩一其他一	明治十八年十二月	一八八五年	
第二	黑田清隆	同上	明治二十一年四月	一八八八年	

程過治政之本目

- | | | | |
|-----|----------|-----------------|------------------|
| 第三 | 第一次山縣有朋 | 薩藩三長藩三十藩一肥藩一其他二 | 明治二十五年十二月(一八八九年) |
| 第四 | 第一次松方正義 | 同上 | 明治二十四年五月(一八九一年) |
| 第五 | 第二次伊藤博文 | 薩藩三長藩二土藩二其他二 | 明治二十五年八月(一八九二年) |
| 第六 | 第二次松方正義 | 薩藩五長藩一肥藩一其他三 | 明治二十九年九月(一八九六年) |
| 第七 | 第三次伊藤博文 | 薩藩二長藩四其他四 | 明治三十一年一月(一八九八年) |
| 第八 | 第一次大隈重信 | 憲政黨 | 明治三十一年六月 |
| 第九 | 第二次山縣有朋 | 薩藩四長藩四其他二 | 明治三十一年五月 |
| 第一〇 | 第四次伊藤博文 | 政友會 | 明治三十三年十月(一九〇〇年) |
| 第一一 | 第一次桂太郎 | 薩藩二長藩四其他 | 明治三十四年六月(一九〇一年) |
| 第一二 | 第一次西園寺公望 | 聯立(政友會一藩閥) | 明治三十九年一月(一九〇六年) |
| 第一三 | 第二次桂太郎 | 藩閥 | 明治四十一年七月(一九〇八年) |
| 第一四 | 第二次西園寺公望 | 聯立(政友會一藩閥) | 明治四十一年八月(一九〇八年) |
| 第一五 | 第三次桂太郎 | 聯立(同志會一藩閥) | 大正元年十二月(一九一二年) |
| 第一六 | 第一次山本權兵衛 | 政友會 | 大正二年二月(一九一三年) |
| 第一七 | 第二次大隈重信 | 合縱(同志會一中正會) | 大正三年四月(一九一四年) |
| 第一八 | 寺內正毅 | 藩閥 | 大正五年十月(一九一六年) |
| 第一九 | 原敬 | 政友會 | 大正七年九月(一九一八年) |
| 第二〇 | 第一次高橋是清 | 政友會 | 大正十年二月(一九二一年) |
| 第二一 | 加藤友三郎 | 貴族院 | 大正十一年六月(一九二二年) |

- | | | | |
|-----|----------|-------------------|----------------|
| 第二二 | 第二次山本權兵衛 | 藩閥革新俱樂部 | 大正十二年九月(一九二三年) |
| 第二三 | 清浦奎吾 | 貴族院 | 大正十三年一月(一九二四年) |
| 第二四 | 加藤高明 | 合縱(憲政會 政友會 革新俱樂部) | 大正十三年六月 |
| 第二五 | 第一次若槻禮次郎 | 聯立(憲政會 研究會) | 大正十五年一月(一九二六年) |
| 第二六 | 田中義一 | 政友會 | 昭和二年四月(一九二七年) |
| 第二七 | 濱口雄幸 | 民政黨 | 昭和四年七月(一九二九年) |
| 第二八 | 第二次若槻禮次郎 | 民政黨 | 昭和六年四月(一九三一年) |
| 第二九 | 犬養毅 | 政友會 | 昭和六年五月 |
| 第三〇 | 第二次高橋是清 | 政友會 | 昭和七年五月(一九三二年) |
| 第三一 | 齋藤實 | 政友會三民政黨二其他 | 昭和七年五月 |
| 第三二 | 岡田啓介 | 同前 | 昭和九年七月(一九三四年) |
| 第三三 | 廣田宏毅 | 民政黨政友會各二其他 | 昭和十一年二月(一九三六年) |
| 第三四 | 林銑十郎 | 政黨(無) | 昭和十二年二月(一九三七年) |
| 第三五 | 近衛文麿 | 同前 | 昭和十二年六月 |

第四節 藩閥的軍部與軍部的日本

尾崎行雄，日本人曾尊之爲憲政之神，因胆大直言，頗招軍人之忌。在犬養毅被刺以後，深寄同情，嘆軍人跋扈，日本前途，將不可救藥。且發爲議論，標爲：藩閥的軍部與軍部的日本，一時傳爲名言。

一九三二年以前，軍部是藩閥的。因爲陸軍把持於長藩，海軍把持於薩藩，軍部永遠是藩閥平分的。

天下。到一九三二年以後，軍人不甘寂寞，起而過問政治，聲勢浩大，氣燄逼人，於是整個的日本，在軍人支配之下；受軍部的籠罩，日本，變成了是軍部的所有物。藩閥的軍部與軍部的日本，這一句話，真是對日本政治一針見血之言。

在日本，可以與軍部對抗的力量，只有兩個：一個是政黨；一個是元老。濱口雄幸與犬養毅之死，就是表示政黨勢力的崩潰；齋藤實之死與岡田啓介之逃，就是表示元老勢力的失敗。到後來沒有辦法，推出廣田宏毅組閣，這就是與各方面沒有關係的官僚勢力，但經過一年的光景，廣田也不得不去職，這也足以表示，是官僚勢力的無能。林以軍部的中立勢力，出而組閣，以常理推斷，可以維持政局，達到一個相當時期的穩定。那曉得軍部內部的鬥爭，比起對外的鬥爭，沒有兩樣，所以林的命運，也只能支持一百多天。到近衛上台，雖然他自命不凡，認為是非常時期的適任者，但恰不到一個月的光景，就發生了蘆溝橋事變，於是演成了中日兩方的長期戰爭，近衛內閣，是融滙各方面的勢力，日人稱之爲「抱合內閣」。其台柱仍爲廣田宏毅，也可以說，不過廣田內閣之延長。儘管廣田怎樣表示，說他們在台上，總可以担保不會有戰爭發生，結果，戰爭終於是發生了，這是沒有方法否認的。足見這些人，都變成了軍部的附庸，軍部所定下了的方案，內閣是不敢也不能反對的。

現在的日本，正以軍部作主幹，向危險之途直衝。日本人也曾自己說過，日本不亡，軍人要促之使亡，拚命要把日本造成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德意志，今後日本的命運，就決定在日本的民衆，有沒有力量的，自動組織起來，去抑制軍人的橫暴，不然的話，擾亂了世界的和平事小，使日本自取羞辱，自取滅亡的事大。我們等着吧！看日本軍人，能橫行到幾時哩！

第二章 日本之政治現勢

第一節 日本之政黨

日本的政黨，也有一段艱難困苦，與舊勢力鬥爭的過程。

當明治維新時，尊王攘夷的聲浪，普遍了全日本。他們中間，也有大同小異的主張。對內有的主張佐幕，有的主張勤王。因為當時的大權，是在幕府而不在天皇。佐幕的一派，以為幕府勢力穩固，應該輔助幕府，共圖大事。勤王的一派，以為幕府是維新的障礙，不把幕府打倒，維新事業，無從進行。把幕府打倒以後，大權即交於天皇，所以他們所提出的口號，是王政復古。對外有的主張開國，有的主張閉關。開國的一派，以為歐美人來了，我們只有和他們交際，力圖富強；閉關自守，是行不通的。閉關的一派，以為日本有特殊的國情，有特殊的國體，與歐美人來往，恐怕不足保持固有的面目。結果下來，勤王開國一派佔勝利，所以明治維新事業，對內是王政復古，對外是開國進取。

促成明治維新的功臣，是當時的藩閥。其最大的代表，為長州，薩摩，土佐，肥前四藩。但是後來，長陸兩藩，把持在朝的勢力，土肥兩藩，竟擴張於在野之列。於是土肥在野，形成與長薩在朝對立的形勢。代表長藩的，有伊藤博文；代表薩藩的，有西鄉從道；代表土藩的有板垣退助；代表肥藩的，有大隈重信，板垣與大隈，利用當時的環境，就着手組織政黨。板垣以法國的熱情為典型，而組織自由黨；大隈以英國的穩健為典型，而組織改進黨。以常理推測，大隈與板垣，同是在野，應該聯合起來，與在朝的人作鬥爭。怎奈他們兩人間，意氣之爭也很深，所以不得不分道揚鑣，各行其是。

當時的政黨，並談不上什麼主義，政策，完全以個人為中心。先有了板垣，然後纔有自由黨；先有了大隈，然後纔有改進黨。板垣到處演說，竟遭暗殺，幸未中命，他竟賊出；板垣死，自由不死。大隈

後來也曾經過一次襲擊。這都可以看出當時在朝在野兩派鬥爭的情形。

日本人到現在論明治維新的成功，說是在朝者的勳勞，抑是在野者的勳勞，他們分不清楚。因為平心論之，兩派都有勳勞。伊藤博文輩，見到政黨的潮流，在當時再不能退止，所以他也搖身一變，來作政黨的總裁。在朝在野兩派，尙識大體，主張調和，絕不願意固執不化，打得一個你死我活。不過天下事，利害總是兩方面的。日本政黨的勃興，沒有經過大流血的慘劇，這是牠的特點；同時政黨始終不能獨立，不是作藩閥的附庸，便是作財閥附庸，這也就是牠的弊端。

日本政黨，因了資本主義的進展，也一天一天的與財閥接近起來。至今政黨的派別，仍是維持歷史上的兩大系統。自由黨，就是政友會的前身；改進黨，就是民政黨的前身。政友會以三井，安田，住友，岡崎，大倉，久原，大橋，淺野，大川，服部，片倉諸財閥爲背景；政治代表，則有山本悌二郎，山本條太郎，高橋是清，森恪等。高橋是清，森恪，惜均死去，政友會頓失重鎮。民政黨以三菱，根津，原，山口，若尾諸財閥爲背景，政治代表，則有幣原喜重郎等。

民政黨自來在日本政治上，頗有開明的氣象。自濱口雄幸死後，不幸內部分裂，不能統制，幾乎自身不保，也談不上負起改進國家的大任。濱口死後，即推若槻爲總裁。當時內部宇垣與安達兩系鬥爭甚烈，好容易把宇垣送到朝鮮任總督，那末，這個鬥爭，纔算告一段落，不料安達異想天開，主張非常時期，不應該一黨組閣，要聯合各黨，組織聯立內閣。濱口內閣在當時的特點，一個就是井上財政，是全部禁止，緊縮的財政政策；一個就是幣原外交，是主張對外協調，和平的外交。若槻襲濱口之後，一切政策，蕭規曹隨，自無變更。安達就是反對這個政策最力的人，他當時任內務大臣，舉足輕重，到後來甚至於要單獨辭職以相要挾，於是若槻內閣，不得不出於全體辭職之一途。安達所主張的，是聯立內閣。辭職後，雖可容納其他各黨，但組黨的首領，仍主張屬於民政黨。事實呢？若槻以後，組閣的，不是民

政黨，而是政友會。不但以民政黨爲中心，出而組閣，甚至於政友會組閣，就乾脆不要民政黨參加。所以若槻即憤而開除安達的黨籍。安達失敗以後，也反省多慚色，於是要求恢復黨籍，重矢忠貞。若槻堅持遵守黨的紀律，謂安達如復黨，則彼即退出，安達無路可走，竟另組國民同盟。民政黨經過了這樣一次打擊，損失極重。而且若槻以後受軍人的忌刻，也一籌莫展，逼得退居閒散，不問黨政。現由町田忠治任總裁，其魄力資望，較之濱口若槻，自不可同日語。民政黨的存在，也岌岌可危了！

政友會的內部，也不是那末樣統一，甚至於平時有「督軍政治」之稱。這就是內部各個巨頭爭雄，不相上下。當犬養毅任總裁時，時人即呼之爲「帽子總裁」，因爲他事實上不能統制內部，只不過在名義上担任總裁罷了。犬養死後，幹部派與非幹部派鬥爭甚烈，幹部派以鈴木爲中心；非幹部派以床次爲中心。中橋，山本，久原，則介乎兩者之間。好容易經很久的磋商，纔說服了非幹部派，擁護鈴木爲總裁。鈴木出身於司法界，在政治上無多建白。在犬養死後，在黨的方面，既推鈴木任總裁，則應由鈴木出而組閣，始符所謂憲政常道。鈴木始而堅持此項主張，欲單獨組閣；繼而見環境困難，表示願與其他黨聯合組閣；到最後受不了軍人的威脅，竟要求參加一二人入閣，幾不可得。所以鈴木雖任政友會的總裁，不但不能作首相，而且一個大臣的椅子，也沒有得着。到一九三六年的選舉，鈴木以堂堂總裁的資格，竟落選。所以鈴木只得退休，現在實行四頭政治，以鳩山一郎，前田米藏，島田俊雄，中島知久平四人爲幹部。政友會的前途，也很暗淡。

此外社會大衆黨，爲社會民衆黨與勞農大衆黨所合併而成。委員長爲安部磯雄；書記長爲麻生久。名義上雖是議會中的左派，實際傾向，仍追隨軍部，求分得一杯羹。國民同盟主持者爲安達謙藏，東方會主持人爲中野正綱，均爲民政黨之分裂勢力。昭和會主持人爲望月圭介，山崎達之輔等，又爲政友會之分裂勢力。活動雖力。但其影響，亦不如想像之大。